



討 奉
宣 傳 大 綱

民國革命軍總司令政部政治部印

(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
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
聯合世界果上官兵平等誘我民族共
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
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違大綱至
義及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
努力、呂亦常激近主張開國、民會
及其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短期
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討奉宣傳大綱

綱要

自我們國民革命軍，打倒了孫傳芳之後，孫逆便向奉張投降，認賊作父，想以蘇浙皖三省人民膏血，作為投奉的禮物。在天津蔡園會議，捧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張宗昌及孫逆為副司令，引魯軍南下開駐浦口，蚌埠，徐州，一帶，嚴嚴有與本軍開戰之傾向。奉軍為中國國民革命前途計，為救北方同胞暨三省人民計，為保全革命力量計，俱有討伐奉系軍閥之必要。茲將討奉宣傳大綱規定如下。

一 奉系軍閥的略史

奉系軍閥起初第一個就是張作霖，張作霖原本是一個鬍匪，隸屬馮麟閣，杜立山部下，極剽悍。日俄之戰，日本收編為忠勇軍，專司擾亂俄軍後防，頗奏奇效，故大得日人的歡心。日俄戰後，由日人將大批忠勇軍，移交滿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接收，馮麟閣為統領，杜立

山爲幫統，張作霖爲營官。杜最兇悍，趙爾巽欲殺之，張知其意，時張宗昌爲杜哨官，兩張勾結賣杜以獻，因之大得趙爾巽之寵，張作霖與張宗昌之關係，亦由於此，現在之奉系軍閥，實繼日俄戰爭時忠勇軍系之擴大也，故與日本帝國主義關係最深而最切。光復後因摧殘革命有功，升任師長，旋創段芝泉而任奉天督軍兼省長。後來與日人勾結，把東三省收到手中。民九段祺瑞當國，安福系極其猖獗，曹錕吳佩孚聲討安福，張附和之，安福潰敗之後，張得邊防軍槍械獨多，於是勢力更爲膨脹起來。民十第一次奉直戰爭，爲直系擊敗，退守東三省，極力擴充兵力。民十三曹錕賄選，奉系乘全國反直時，與直系戰爭，爲第二次奉直戰爭，結果直系崩潰，遂一躍而握北京政權，更遣楊宇霆入蘇，姜登遷入皖，張宗昌入魯，李貴林入直，由奉天直至江蘇，戰線延長數千里，奉軍復到處騷擾，壓迫民衆，「五卅」事變之後，張作霖更遣邢士廉爲上海戒嚴司令，壓迫民衆，封閉愛國團體，於是全國民衆皆羣起而反奉，孫傳芳乘此機會起而驅逐楊宇霆，姜登遷。當時郭松齡奮起而倒戈反奉，郭奉軍精銳，連戰皆捷，直退

至奉天，因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關係，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滿洲，更易奉軍服色，遂擊敗郭松齡，郭亦被殺，奉系危而復安，然勢力已消失了大半。其後李景林負固天津，國民黨軍更集全力而攻之，驅逐李景林於直省之外，奉系勢力在關內者，僅張宗昌一部在山東而已。本年吳佩孚與張作霖奉帝國主義之命聯合攻國民一軍，國軍退出南口，由是奉系勢力復張。最近孫吳打倒後，一般反革命者，通集在奉系之下，以有今日之安國軍之組織，實可稱為反革命勢力之大集合。

二 奉系軍閥之分化

奉系軍閥現在已成爲奉張，魯張二大系，魯張亦出自鬚匪，目前佔有山東地盤，匪兵有二十餘萬，既已長大，自成一系，實際上已與奉張脫離，不過歷史上關係尚有一綫之牽連。至於奉張本身，亦有新系舊系之分，新系張學良楊宇霆韓麟春爲首，舊系吳俊陞張作相王永江等屬之，楊宇霆則介於新舊之間者，內部暗潮極烈。郭松齡倒戈後，新系失勢，舊系復興，而張學良因父子關係，終能握得軍權，實際

雖然在奉張之下，但兩者已分離極遠了。魯張之褚玉璞，畢庶澄，也已成了三派。所以奉張，魯張內部，皆隨時可以崩潰者。這次安國軍總司令之組織，捧而且賣氣力的，要算是吳俊陞，這位吳老先生，他想張作霖高陞了，在東三省方面，資格最老，且有些功勞的，要算是他了，所以極力慫恿張作霖就了安國軍總司令之後，還要更進一步而爲大總統，或大元帥，他以爲捧高張作霖，那末東三省的寶位，就是歸他了。因此張學良不謂然，楊宇霆也不贊成，張宗昌因爲要取得江蘇安徽地盤，所以也躍躍欲試，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利害，所以起了自然的分化。至於魯張裏面情形亦壞，分化也是明顯，魯張佔有山東一省地盤，養有匪兵至二十餘萬，粥少僧多，各人皆想向外發展，因爲爭地盤起見，曾發生一個大衝突，本年四五月間，國民軍退出天津，張宗昌部下兩個大頭目，一是褚玉璞，一是畢庶澄，這兩位頭目都想得直隸地盤的，當攻天津時，畢庶澄曾先入津，且損失最大，攻北塘時，損失有一旅之衆，分贓時候，直督竟給了褚玉璞，畢某含恨忍辱，忿不可言，即將部隊調回青島，因之遷怒張宗昌肉眼不識好人，

時張宗昌所委之漁航局長，畢氏即時撤換，并將該項收入截留，一面大舉募兵，將所部調各要隘，於是乎張宗昌即調程國瑞，許岷，林泰，向畢壓迫，畢亦不示人以弱，亦分別布防，後經調停始免戰禍，這可見裏面分化之明顯。這次英帝國主義發表了對華宣言，對於中國關稅根據華盛頓會議所許可中國的附加二五稅，奢侈捐附加百分之五，並許所在地當局收用。英帝國主義原意是以爲增加了海關收入，至少也可以作抵押品向帝國主義借一批大款，以殘殺中國民衆，或是將這筆增加之稅，作爲軍費以壓迫中國革命，果然僞政府竟下令於二月一日實行加收了。但是事實上有出乎英帝國主義意料之外，因爲增加了海關收入，反激起奉系軍閥最大的新衝突。原來中國海關收入除了在國民政府底下外，在軍閥手上的占有百分之七十，照英國提案之二五附加稅，每年可增收三千零二十萬元，此項收入照所在地的軍閥分配起來，在奉魯軍手上收入的可得一千零四十萬元，在孫傳芳手上的，可得一千二百六十萬元，海關收入最富的，要算是上海，其次爲天津，青島等處，奉天之營口，牛莊，不過百分之幾而已，因此增加這

筆巨款，個個都環眼圓睜，孫傳芳手上有這筆巨款收入，張宗昌楊宇霆等各懷心事，真是垂涎之人，亟欲驅除孫傳芳而奪之，（張宗昌，楊宇霆各有利害，互欲爭奪江蘇）。天津在褚玉璞手上，青島等地在張宗昌手上，奉張所有實屬有限，所以特別聲明收入之附加稅應指定銀行存貯，於是張宗昌便建議山東收入要在山東銀行存貯，因此附加收入，張作霖得不到甚麼。此外張學良要直隸的心事，愈趨愈急，本來張學良與張宗昌自國民軍退北京後，張學良在北京，與張宗昌因爭北京的政權，起了很大的衝突，張宗昌當時曾悻悻出京，聲言甚麼人幹北京的事都好，但是我的軍餉幾千萬是要還的，現在又加之海關收入，自然是要拚命的衝突，所以附加二五稅，引起了很大的衝突，實在是英帝國主義所不及料的。

三 奉系軍閥與英日帝國主義之關係

奉系軍閥與英日帝國主義關係，張爲鬻匪時已與日本發生關係（見奉系軍閥略史）其後歷次張賊升調，皆是日本爲之斡旋，日本在東

三省的勢力張賊概行默認，所以東三省差不多成爲日本的殖民地了。奉系內部請用日本教官，日本顧問，樣樣齊全。當郭松齡反奉，將要攻到瀋陽時，日本要求郭松齡維持他在東三省的權利，被郭拒絕，竟出兵滿洲，將日軍換奉軍服色，擊破郭松齡軍隊，郭亦被殺，奉張之地位，乃得危而復安。又國民軍在天津時，日兵艦竟敢掩護魯軍由海道到大沽上岸，爲國民軍發覺，日本遂開砲轟國民軍，國民軍奮勇，竟擊敗魯軍上岸者。日本帝國主義老羞成怒便勾結辛丑條約各國向國民軍下哀的美敦書，當時北京羣衆有熱烈的反對，致成三月十八日的慘殺，這種種事實都是很顯明的，其餘供給之借款達二二萬元，暗中幫助者尚不計其數，這是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這次大英帝國主義因爲吳佩孚孫傳芳，兩條走狗沒有用，眼見在華勢力消失淨盡了，所以極力在中國找尋走狗，恰好張作霖給英帝國主義看上了，於是乎英帝國主義命令孫傳芳投到奉軍裏面，此次孫傳芳張作霖之結合，是英帝國主義牽綫索的。其次英帝國主義新公使藍浦森到中國，張作霖在天津候駕。與藍浦森有所接洽，當時喧傳早要入京的張作霖，直等

劉蔭浦森到天津和他見面之後纔進京，入京之後，即分謁各國公使，對各國公使都敷衍過去，即對日本公使，也只談了半小時，日本公使也平常招待，惟對英帝國主義的公使，談話特別投機，一直談了一點多鐘之久，而且英公使館之內，衛兵堵列，戒備森嚴，以王者之禮相迎迓，全館人員竭誠招待，無所不至，這便是張賊勾結英帝國主義之表現，張賊勾上英帝國主義之後，日本未免吃醋起來，所以日本報紙，多指摘英國之勾結奉張，爲的是要維持他在中國的殘餘勢力。同時張作霖在事實上也有親英的表示，在入京之前一日，即下令免楊宇霆鄭謙之職，楊是著名的親日派，雖然張賊在表面上曾經極力否認，但骨子裏已不像先前那樣忠實於日本帝國主義了。此次楊宇霆免職沒有實現的原因顯然是日本從中反對，張作霖投鼠忌器也只得罷了，這叫「藕絲劍斷，猶復絲牽」，未始非關係太深的原故，（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目前暫時放棄，對於新勾結的英帝國主義我們極力攻擊）其次張作霖入京之後，對於帝國主義者表示意見：（一）組織強固政府（二）外交取漸進主義（三）遵守條約規定效力，其已由政府提議改訂者

，則依原有次序處理之，（四）承認對外債務，（五）反對赤化，（六）禁止反帝國主義運動及罷工宣傳，（七）知赤化爲全國公敵，請列強援助討赤之安國軍。這種討赤（？），違重不平等條約，承認外債，禁止反帝國主義運動，自然是與英帝國主義有莫大利益，這便是張作霖做了英帝國主義走狗以後的事跡。總上所述，張作霖從前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現在復重新勾結英帝國主義，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有放鬆之趨向，所以我們在策略上一致的攻擊英帝國主義。

四 安國軍的組織

安國軍在表面上雖然包括各系軍閥，而實際上的主腦就是奉系軍閥，所以奉系軍閥變成了一個收容各派軍閥餘孽的大本營。安國軍的構成分子可分軍閥方面和政客方面：軍閥方面有張宗昌，孫傳芳餘孽，吳佩孚餘孽；政客方面，有研究系，進步系，交通系，安福系，政學系，和各種反動政客，官僚，可以說是反動派的大集合，不過是舉出張作霖作主腦罷了。這種事實顯然證明孫傳芳被打倒以後，各派的

觀望者，投機者，已無徘徊之餘地，不得不集中到安國軍的旗幟之下去的。所以目前的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已經劃成兩大壁壘，封建軍閥之推倒，宗法社會特殊階級之剷除，各種矛盾制度之打破，都是指顧之間可以做到的事情。

孫傳芳之所以投降奉系，是由於九江敗覆以後，勢力完全損失的原故。他現在部下可靠的軍隊，只有嫡系孟昭月一師，而孟部宋梅村旅又叛變了一大部，至于白寶山，陳儀，周鳳歧等傾向我軍又是孫傳芳所知道的。孫逆自顧已不能生存，所以微服跑到天津（奉了英帝國主義命令）加入天津會議，擁張作霖爲安國軍總司令，自居副司令，張宗昌寇英傑輩也是副司令，裏內條件是很秘密的，由最近趨勢觀察，大概是孫傳芳退回浙江，以江蘇讓給張宗昌，褚玉璞要山東，以直隸給張學良，張作霖做北京大總統，東三省或付託吳俊陞，這便是孫傳芳投降的條件，其餘如研究系，在這次安國軍內閣（顧維鈞爲總理）中分得三個閣員（湯爾和長以任可澄長教育羅文幹長司法），舊交通系如梁士貽，葉恭綽等，在安國軍內也甚爲活動，新交通系如曹汝

霖也拋頭露面出來了。安福系中之陸宗輿，章宗祥，曾毓雋等，則被貶爲高等顧問，其餘保皇黨，政學系（陸榮廷與張作霖近甚親熱且聘陸主將軍府事），以及土豪劣紳應有盡有，近又成立三個委員會，網羅一般反革命分子，計聘孫寶琦陸宗輿爲外交討論會正副會長，會員王寵惠，陳振先，劉玉麟，陸興祺，馬素，顏惠慶，姚震，章宗祥，刁作謙，丁士源，王繼曾等。聘曹汝霖，葉恭綽，爲財政討論會正副會長，會員張弧，王克敏，李思浩，周肇祥，楊永泰，盧學溥，汪士元，楊德森，吳鼎昌，黃元蔚，張嘉璈，談荔孫，周作民，胡筠榮，宗敬虞，和德，傅宗耀，陳輝德，宋漢章，盛炳紀，陸伯鴻，勞敬修，王文典等。又聘梁士貽，曾毓雋爲政治討論會正副會長，會員嚴修，田應璜，柯劭文，汪有齡，梁鴻志，章士釗，宋伯魯，施愚，鄭洪年，馬君武，陳任中，朱深，楊漪，徐佛蘇，楊度，方樞，張名振，饒漢祥，張百苓，王印川，朱啟鈐，李慶芳，潘守廉，馬其昶，齊耀珊等，似此集全國一切反動分子於一地，這是很明顯的說，革命潮流高漲了，反革命派無地自容，迫得團聚在一起，作最後的掙扎，所

以安國軍的組織，是全中國整個反革命之所在地。

五 奉系軍閥之罪惡和民衆的反抗

奉系軍閥爲中國最大罪魁，在東三省方面，用愚民政策，壓迫一切民衆，並在奉天開了一間大學，用中國舊時的聖經賢傳，做好的教材，以王永江兼校長，（王是奉張底下文治派的首領）麻醉青年，使學生永不敢反抗張作霖爲東三省大王，郭松齡倒戈之後，奉軍軍費缺乏，遂大發奉票，以致奉票大跌，張作霖槍斃了幾個錢商，說錢商操縱，其實是亂發不兌現的紙票，那有不低落之理，如這種殘酷，非常之多，（一九卅）運動，各地反帝國主義潮流，高漲到二十四萬分，張作霖領了帝國主義的命令，壓迫反帝運動，即派邢士廉到上海，藉名武力爲外交後盾，邢到上海之後，即做戒嚴司令，宣布戒嚴起來，禁止民衆一切集會，封閉總工會，工商學聯合會等愛國團體，以獻媚帝國主義，自反國民軍之後，人民受的壓迫，除受戰爭之損失外，還有種種

萬流競進，把直魯二省，變爲紙錢世界，因此銀幣銅元，非常高漲，一般老百姓弄到流離失所，而且張宗昌所用之俄國白黨反動軍隊，強持紙錢購買，小民叫『做鬼子來』一聞『鬼子來』三字就戰慄無人色，任其強奪取去。那些紙錢除買物之外，還要找現，以十元之紙錢，買二角之物，須找回現洋九元八角，當時大小生意，都不敢開行，甯可坐食本錢。起初紙錢（軍用票）尙能折至七八成，後來已折至四五成了，一般商民不敢明白折扣，（商民本不願意開市，因張強迫開市，對於軍用票又不敢明白折扣，一說折扣便用軍法從事）只將貨價抬高，如一元之貨，賣至二元以上，將折扣算在貨價之中，各商民皆不敢運貨，免受無妄之災，其他如肩挑販賣的小商，皆另覓生計，一般人民能走的老早就跑了，差不多是十室九空的情景，奉魯軍一到北京，又大搜索革命份子，凡是革命團體，無不摧殘，封閉報館，槍斃主筆，搜查大學，均命名爲赤化。最近在天津逮捕黨員數十人，帝國主義且公然引渡，可見軍閥與帝國勾結的明證。天津一帶學款，提充軍餉，校會駐兵，失學學生，不下數萬人，因此山東人民受壓迫不過，起了紅

槍會，反對張宗昌的壓迫，遭張宗昌屠殺得很慘，不久又起過黑槍會，一樣的反對張宗昌，但亦遭屠殺。當時北京一帶難民百數十萬，單滬集在北京者，有三十萬人，哀慘情形可見一斑了，這次奉魯軍南下，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人民，有熱烈的反抗運動。去年奉魯軍一切奸淫擄殺之狀態，猶深印在三省人民腦中，最近張宗昌在山東發行善後公債三千萬元，計收到達一千四百萬，其未解者有三十餘縣，現又電催各縣火速掃數解交，因此山東方面人民紛起反抗軍閥壓迫，臨朐日照，高密等縣有聯莊會及大刀會之組織，已與匪軍衝突，張宗昌加派孫百萬上官恩勳兩旅痛剿，這可見張宗昌受民衆反抗之一般，這次孫傳芳兵敗投降，引狼入室，蘇浙皖人民，特組織三省人民聯合會，以拒奉魯軍入境，關於反奉進行，不遺餘力，口號呼出反對奉魯軍南下，拒絕軍用票等。並發電阻止安格聯發新公債，一面通電三省人民，宣布孫傳芳投奉，以三省人民膏血爲禮物，承認奉張軍費一千萬元，承認魯張軍用費一千萬元，將一切未來的痛苦，盡量告訴民衆，並一致拒絕軍用票，及苛征軍費，（魯張收山東人民討赤經費一千萬元）

軍用票發行三千萬元）提撥公款，預借漕糧等，均嚴予拒絕，又電日人停止大倉借款，及通告各地官吏，自孫傳芳投奉之日起，應一律停止徵收款項，待三省人民服從之新政府成立，然後解交。上海市民苦於去年奉軍之壓迫更起來做上海市自治運動以全滬四百餘團體之集合，開市民大會，口號是反對奉魯軍南下，上海人民武裝自衛，工商學一致聯合起來等。以奉魯之殘暴，已給三省人民認識，所以作一大規模的反奉運動，奉魯軍已有怯進之勢了。最近孫傳芳復搜刮江蘇人民之膏血，供給奉魯軍，將所有田賦每畝每月加稅二角，計每月可得千二百萬，以應張宗昌之用，江蘇人民——工農商學皆通電聲討孫傳芳。前次上海市民自治之時，孫傳芳竟派匪軍壓迫上海民衆，屠殺上海的革命民衆數百人，似此殘酷，民衆已恨入骨髓。這次浙江自治呼聲極其高漲，已成立浙江省政府，孫傳芳以不利於己，馬上派兵進攻杭州，士兵自松江以至杭州富陽，奸淫擄殺，孫傳芳并以王森爲省長，通緝自治領袖，目爲赤化，以是浙江自治終歸曇花一現。這點可證明民衆在軍閥底下要求甚麼自由都不能得到的，只有在國民政府下，才